

## 粮农组织理事会第一七四届会议

### 议题4：全球粮食安全挑战及驱动因素

全世界逐步从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中复苏，但乌克兰战争却引发本就动荡的粮食和能源市场恐慌，一方面加剧现有驱动因素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又对全球粮食安全构成新挑战。粮食和能源价格宽幅震荡、持续上涨，即便后疫情时代经济显露复苏迹象，贫困和饥饿人数呈现回落趋势，鼓舞人心之余，依然令人不安。本文件（CL 174/4）在理事会CL 172/5号文件（2023年4月）基础上介绍了全球粮食安全最新形势。本文件阐述了饥饿和粮食不安全驱动因素，包括冲突、经济放缓下行和气候变异以及城市化影响。本文件还明确了当前及今后更长时期威胁全球粮食安全的因素。本文件最后一部分介绍了乌克兰战争最新影响。

2023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最新评估指出，全球粮食不安全形势未见改观。饥饿和粮食不安全状况仍远高于COVID-19疫情暴发前水平，各国严重进展不足，难以如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2。按照食物不足发生率（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1.1）衡量，2021至2022年全球饥饿状况相对维持不变，2022年影响全球约9.2%的人口，高于2019年的7.9%。2022年，全世界估计有6.91至7.83亿人面临饥饿。按中位数（约7.35亿）计算，2022年全球较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增加1.22亿饥饿人口。

2019至2020年，全球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发生率（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2.1.2）一度飙升，现已连续第二年维持不变。2022年，24亿人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约占全球人口的29.6%，其中约有9亿人深陷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占世界人口的11.3%。纵观全球，面对粮食不安全，女性和农村地区居民首当其冲。

2017年以来，《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持续明确和分析世界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趋势上升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已掌握有力证据，证明冲突、气候变异及极端气候和经济放缓下行是农业粮食体系外部导致千百万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状况的三个主要驱动因素。同时，作为粮食不安全背后结构性根源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以及作为农业粮食体系内部驱动因素的健康膳食成本过高问题，均加剧了这些驱动因素的不利影响。

这些驱动因素不单单会造成结构性、长期性粮食不安全状况。冲突、经济冲击和极端天气也是造成当前严重突发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的主要驱动因素，亟需采取人道主义应对措施。长期粮食不安全与突发重度粮食不安全这两种现象不无关系，因此可

能并存；事实上，造成粮食不安全的冲击和长期危机可能反复频发，进一步加剧长期性、结构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COVID-19疫情和当前乌克兰战争都是这些主要驱动因素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不利影响的表现。COVID-19疫情及相关防控措施造成了全球经济几十年来罕见的严重衰退。乌克兰战争在经济层面对全球粮食、农业投入品和能源价格造成了严重影响。

过去10年，冲突、气候变异和经济冲击日益频繁加剧，往往在多个国家并存。大多数处于长期食物不足状况的人群所生活的中低收入国家均受到多项驱动因素影响。在受到多项驱动因素影响的国家，食物不足发生率升幅是仅受一项驱动因素影响的国家的12倍。

毫无疑问，粮食安全的主要驱动因素仍会存在，各国需要采取行动，增强抵御能力。不过，各项工作必须准确把握城市化大趋势，助力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一切形式营养不良。到2050年，预计每十个人中就有近七人在城市生活，但即使在今天，这一比例也高达约56%。最新全球估计表明，尽管农村地区粮食安全发生率较高（影响33%的成人），但城郊（28%）和城市（26%）地区发生率也非常高。

城市化不断推动城乡连续体农业粮食体系转型，是挑战也是机遇，有助于保障粮食安全，确保健康膳食可负担性。城市化进程促进着食物需求不断上涨和变化，推动着食物供应模式不断转变，尤其是在城市化率最高的撒哈拉南部非洲和南亚区域。

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库伦先生